

「橋」阿丽思小姐



子孙太太

这一回，阿丽思再也不要和她的姊姊一同出来了。

为什么呢？因为，她知道的，如果她的姊姊在她身边，一定又要唠唠叨叨地说了：“湖边上不要去走呀！”“马路上跑不得的！”“当心不要摔跤啦！”“那山上不能去爬的！”……说个没完，说得她耳根边着实有点厌烦。自然，玩起来也不免要受一点拘束，这也不能，那也不能，不能称心如意，白白地把那六天来眼巴巴望到的星期日糟蹋了。

所以，现在阿丽思自个儿一人悄悄地走出来，走过长长的石桥，沿着碧清碧清的小溪，再穿过黑松林，她最喜欢的小山坡就横在她眼前了。

她想：“要不是姊姊在我身边，这样的好山坡早就爬上过四五

次了。现在得赶紧点儿爬，那上面一定有什么奇异的好东西，所以姊姊不让我去呀。哈哈，现在快爬，快爬……”

阿丽思快快活活地爬上了山，睁大两只乌黑的眼睛一看，非常失望。这个小山顶，好像一个剃光了头发的和尚的光头，没有花，没有草，没有绿树，没有怪石，甚至于半粒沙子也没有。

“骗人的！为什么那语文教科书上总是这样写着：‘山上有绿毯似的草地，有好看的野花，有遮阴的老树，有奇形怪状的岩石……’，而且老师还要叫我们大声一句一句地念，那写书的人，不是在欺骗人吗？哪里有！”

阿丽思有点儿生气了，掏出手帕来揩了揩汗，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，若不是她跑得两腿有点儿酸痛，有点儿吃力，一定要噘着嘴，头也不回地跑下山去了，她不喜欢这样光秃秃的山头。

她躺了下来。看到高高的青天，笼罩在她上面，觉得很适意，这一来，她的一腔怒气就消了。而且恰巧又吹过一阵风，让她心里格外凉快、舒畅。不过，这风，却无端地吹起了她一个念头：

——啊，风先生，你为什么不带一点儿好消息给我？

“你要什么样的消息呢？”

一个细小的声音在响着。

这就吓得阿丽思坐了起来，睁大了眼睛，向四周望望，但是什么都没有，于是她只好不高兴地躺了下去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：

“捣鬼的，偏要叫我不快活！”

“您要怎么样的快活呢？”

一个细小的声音又在响着。

阿丽思听见了又坐起来，但是仍旧看不到什么，她生气了，两只小脚向前一蹬，仍旧躺了下去。但是这一次她心里虽然不高兴，嘴里却没说什么怨言。

“喂，您要什么样的消息？又是怎么样的快活呢？”

一个细小的声音重复地在响着。

阿丽思真的生气了，闭紧了嘴，仰天躺着不说话。

“喂，我们的小姐！您究竟要怎样的快活呢？”

这一声，说得好，当阿丽思生气的时候，只要有人喊她一声“小姐”（南方人对女孩子的尊称；北方人叫姑娘），她就高兴地笑了。所以现在她就坐了起来。但是她立刻又躺下去了，攥紧小拳头敲敲地面说：

“呸。这鬼声音，仍旧什么都没有见！”

“不，有的，阿丽思小姐请勿生气！”

一个细小的声音真的在响着。

一声“小姐”，叫得阿丽思又心平气和了。但是她打定主意，绝不再理睬这鬼声音了。

“阿丽思小姐请勿生气！——有的。”

这个细小的声音再三响着。

哦，这真叫阿丽思够受了，她不耐烦地厉声骂道：“讨厌——”

“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……”

阿丽思这一下真听够了，急忙用右手按住了乱跳的心，左手撑起了身体斜坐起来，一眼望见四只灰黑色的小东西，正探头探脑地望着自己。

阿丽思不认得他们。

“我们的小姐，再会吧！”

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了这一句，便一口气地窜到山下去了。

阿丽思心里懊悔了：“看不出他们倒很有礼貌，刚才不该骂他们‘讨厌’，现在骂走了他们，怎么办？我好寂寞呀！”

“喂，我的孩子们，快回来，不要胡闹了，阿丽思小姐要睡觉呢。”

阿丽思又听到这个稍大点儿的声音，不由得低下头去望望，看见山坡上有一只灰色的大东西，手很短，脚很长。那四只小东西冲到她身旁，陡地一下子跳进她那肚皮下的口袋里。这个，阿丽思从来还没有看见过，心里多稀罕啊！

“小姐，打扰您了，真对不起！”

那只大东西鞠了一个躬，带着四只小东西要走了。

现在阿丽思很高兴了，因为她已经听了许多声“小姐”“小姐”，以及许多道歉的话了，这就够了。她招了招右手（现在她的心不

跳了,想叫那只大东西上来),吐出她那清脆美丽的声音:

“没有什么,没有什么,请上来谈谈。”

那大东西倒也不客气,三步并作两步地一蹦一跳就到了山顶。

“哈罗(喂的意思),小姐,您认得我吗?”

这一问,倒是一个难题,阿丽思想:“她比长着络腮胡髭的张老师还厉害呢,他上次出的月考题目都没有这么难!”

“我,我,我不认得你。”

阿丽思小脸蛋儿红了。

“不认得?”

那大东西笑了,四个小东西住在她肚皮下的口袋里也笑了。

哈哈!哈哈!哈哈!哈哈!哈哈!……

阿丽思给他们一笑,面孔更红,便竭力地想,要把她想出来,记得第几册的教科书上讲起过她的,也画出了她的图像来,就是当时学习不认真,现在一时想不起来。真倒霉!她用小拳头敲敲自己的脑袋,想敲出她的名字来。

“哎!——我不用功啊!”

阿丽思大声叫出来。这一叫,吓得她的那位陌生朋友站不住腿,一直滚到了山脚下。

但是阿丽思急急忙忙地说:“来,来,不要怕。我想出你的名字了。你上来,我告诉你。”



那大东西又跳了上来，望着阿丽思通红的脸，等待着她说。

“你的名字叫啊——叫啊——叫‘子孙太太’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哈哈，错了，不对，我的名字不叫子孙太太。”

“好了，你不要说谎，我祖母看见人家带了四五个小孩子的，总要叫她一声‘子孙太太’！她年纪这般大了，难道也会有说错的话吗？”

“哈哈，哈哈，……”

她还是大声地笑，尽是来回地摇头，像个货郎鼓。

不准进去

“那么，我求求你吧，别净笑着摇头了，告诉我吧，您究竟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阿丽思实在给她笑得不好意思起来，脸蛋绯红。

她停住了笑。“我吗？我叫‘袋鼠’。你看看我，这里不是有一个口袋吗？”

阿丽思睁圆了两只眼睛，大叫出来：“哦，天哪，袋鼠，袋鼠，正是袋鼠！这是第六册第十八课国语教科书里有的。唉，我为了你这个稀奇古怪的名字，还被戴眼镜的杨老师扯了两下耳朵呢。”

“那么现在又该扯两下了，因为您又忘记了呢。”

“啐！别开玩笑吧。现在我就叫你一声‘袋鼠奶奶’，你使我重新温习了这两个字——在家里，我的奶奶也常给我温课的。”

“我的好阿丽思小姐！”袋鼠快活得只说了这一句，就瞧了瞧她袋里的四个小崽子。

“喂，现在你这位多子多孙的奶奶打算上哪儿去？”阿丽思忽然地学着她老奶奶的话这样问。

“哎哟！真的，同您一搭讪，什么都忘记了，我是特地去开会呢。——现在我们再见！”

“别忙，别忙，你得告诉我，开什么会？恳亲会？音乐会？演讲会？体育运动会？”

袋鼠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请帖来授给阿丽思，很高兴地说：“您瞧瞧。”

阿丽思一看，是一张很精致的四周镶着绿色荷叶边儿的大红色的请帖，上面写着：

昆虫音乐大会

恭请袋鼠女士观礼

每券只限一人

阿丽思很困难地把这二十个字念完了，非常的吃力，但是还念了一个别字。“券”字读作了“拳”字。她说：

“每拳只限一人。”

好在袋鼠没有听出来，不然又是一个笑话儿。

“反面还印着音乐大会的节目呢，您再瞧瞧！”袋鼠似乎觉得很光彩地被人家请去做客，得意地又说。

阿丽思顺手翻过来一看，只见蚂蚁般地印上了许多字，便不耐烦去看了。其实她怕自己读不出来，念了别字，露了马脚，反而不好，因此急忙把请帖还给袋鼠，却又瞅了瞅她母子五个一眼，想了想问：

“喂！你可以带我去走走看看吗？”

“那有什么不可以！”袋鼠说着，拉着阿丽思的手又蹦又跳。

阿丽思平时不曾练习过这样的快跑，在路上只是尖声高叫：“慢点！——慢点！——”

说起来袋鼠也真的跑得太快了。阿丽思直跑得气喘汗流，一高一低地搬着两条腿。有时面前遇见大河时，也只一大步跨过了；小山更不用说，一纵就过去了。她自己也非常吃惊，还好，没有多久，也就跑到了昆虫国的城门旁边。

门口很热闹。守门查票的是两名螳螂；四柄亮晃晃的大刀煞是吓人，大家逐一挨个进去。

阿丽思此刻十二分的高兴，跟在袋鼠后面一步一步挨近门口，袋鼠走进去了，她当然也踱了进去。

可是，不行，阿丽思突然被一个螳螂兵士一把抓住。

“喂！你没有入场券，又没有请帖，不准进去！”

“放屁！”阿丽思想说，可是没有说，她还记得有一次说了这两个字，因为语言不美，给校长先生罚立壁角两钟头。现在她只好说：

“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”

“什么岂有此理？没有入场券的不准进去；你们学校里开起运动会来也是这样的。”另外一个螳螂兵士说，他瞪着两只眼睛，很凶。

“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——”阿丽思说不出别的话来，只会说着“岂有此理”。这是她从一位男老师那里听着学来的。

“不准！”螳螂兵士高声喊，把他的双刀摆了一摆。

阿丽思给这么大声一喊，呆住了。但是她忽然想出一个天大的理由来，也就大声说道：“你——嘴不要凶，刚才袋鼠奶奶明明只有一张请帖，何以她带了四个儿子进去，你们假痴假呆地也没哼一声！”

这一句话，倒着确实有点厉害，她凭事实说话，说得两个守门的兵士你对我看，我对你看，谁都说不出来。

“不！你不要误会，小孩子本来是免票的。你们到公园里去的时候，小孩子只要有大人带着，是不要买票的。此地的规矩也是如此！”

阿丽思听了，快活得笑出来。

“哈哈！正要你们这般说，我也是一个小孩子，——你们看！我不是一个小女孩吗？那么应该让我进去，为什么不许我进去呢？真正——岂有——此理——了！”

两个螳螂兵士呆木木地对她呆看了一会儿，半晌才说话：

“算了吧，放你进去。”

阿丽思快活得赶紧一大步迈进门去，但见城内大街小巷，布置得美极啦，很像她自己学校的礼堂里，或者教室里的布置一样花花绿绿，彩旗啦，彩带啦，红绿纸球啦，在微风中转个不停的宫灯啦，形形色色，叫人看得眼花缭乱……

快点赔偿

忽然有一个声音在阿丽思头上响起来。

鸣盎，鸣盎……接连就来了许多声音，像数百个小学生唱着旅行歌，鸣盎，鸣盎……

这就吓了阿丽思一大跳，“莫不是打雷了吗？”她抬头一看，的确有一朵又一朵的小乌云，在天空里盘旋。但是她仔细看看，样子不像；仔细听听，声音也不像，打雷是轰隆轰隆的，这是鸣盎鸣盎的，那么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

她想了又想，好不容易才想出来了，“机飞！”

阿丽思高兴得叫了一声，“哎哟！”身子蹦了一下，有三尺半高。但是当她从空中回落到地面上来时，脚下软乎乎的，好像踏住了什么东西；而且脚底下又像开了汽枪，砰的一响。

“哎哟！”阿丽思又是一声高叫，打横里一跳，拿出手帕来揩揩眼睛，看清楚点，不好了，一位电灯公司的总经理萤博士，给她跳起来时撞倒了，而且她还重重地踏了他一下，而且还踏碎了他的一支光照三百公尺远的手电筒。

萤博士慢慢地站起身来，整了整衣服，戴正了博士帽，一手捏住手杖，一手抓住了阿丽思的衣服，嘴里直喊道：“赔偿，赔偿，快点赔偿！”

阿丽思吓极了，她只能够尖声说：“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真正岂有此理！”

萤博士一听就发怒了。

“什么？你才岂有此理，踹坏了人家的手电筒不赔偿么？——赔偿，赔偿，快点赔偿！”

阿丽思想：“再说‘岂有此理’也没有用了，他在抄我的文章，也说‘岂有此理’了，我必须想出更好的理由来和他辩论——只要有理由，怕什么？”

她胆子就壮起来了。“不赔！赔什么？这是我无心踏碎的！请你原谅吧！”

萤博士听了，格外愤怒：“不，你是故意踏碎的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阿丽思又说了一句老调儿，实在说不出别的话来；幸亏念头一转，又想着了一句，“那么，难道我脚底下生眼

